

過溪二老

何傳馨

蘇軾次辯才和尚韻詩與書法

蘇軾在杭州太守任內，除了欣賞西湖的美景，更關心百姓生計，不到兩年的時間，連連向朝廷上了十幾則奏狀，提出解決浙西地區饑荒的問題與對策。功成身退，隱居龍井山的辯才和尚作詩期勉他回到廟堂，為天下百姓解除憂患，蘇軾依韻和答，以古喻今，成就了一段風流韻事。

蘇軾書〈次辯才韻詩〉收在〈宋四家真蹟〉冊

第二、三兩開，（圖二）以詩代簡，致辯才法師云：

辯才老師退居龍井，不復出入。軾往見之，常出至風篁嶺，左右驚曰：遠公復過虎（溪）。辯才笑曰：杜子美不云乎：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。因作亭嶺上，名之曰過溪，亦曰二老。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。眉山蘇軾上。

日月轉雙轂，古今同一丘。
惟此鶴骨老，凜然不知秋。
去住兩無礙，天人爭挽留。
去如龍出山，雷雨卷潭湫。

來如珠還浦，魚鼈爭駢頭。

此生暫寄寓，常恐名實浮。

我比陶令愧，師為遠公優。

送我還過溪，溪水當逆流。

聊使此山人，永記二老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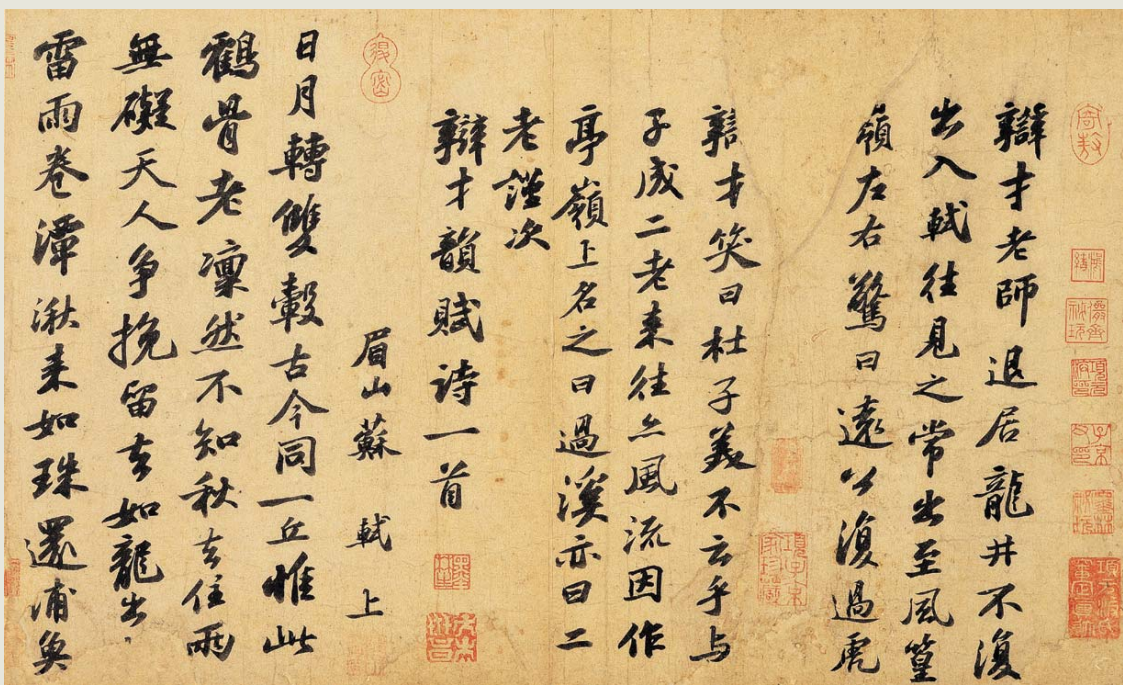
大千在掌握，寧有離別憂。

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二月十九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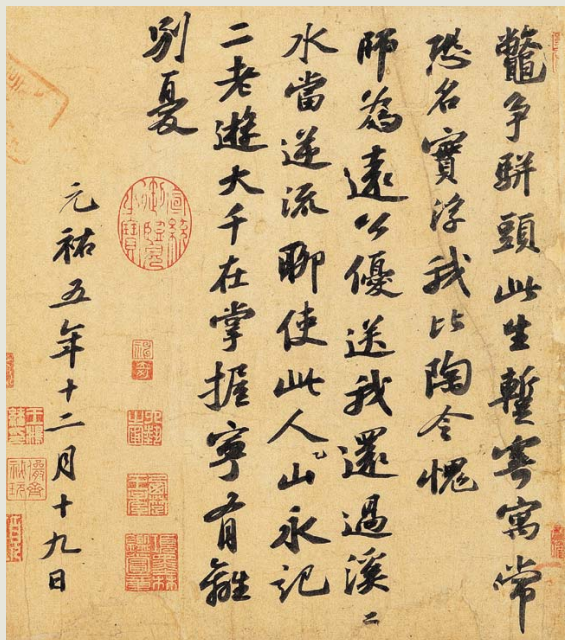
辯才法師（一〇一〇—一〇九一）俗姓徐，名元

淨，字無象，杭州於潛人，十歲出家，十六歲落髮受戒，二十五歲賜紫衣及辯才號，先後住持錢塘大悲寶閣及上天竺寺達三十年。元豐三年（一〇八〇）自天竺寺退休，居西湖龍井山壽聖院，不復出入。

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



圖一 宋 蘇軾 〈次辯才韻詩〉 冊 紙本 上幅 29×47.9公分 下幅29×25.5公分
〈宋四家真蹟冊〉第二、三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元祐六年無疾而滅，蘇軾作祭文並書，又命蘇轍撰〈龍井辯才法師塔碑〉，對於他的弘法功業與受信眾崇敬的情況，有如下描述：

浙江之西有大法師，號辯才，以佛法化人心。具定慧學，具禪律，人無賢不肖，見之者知尊其道，奉其教。居上天竺說法，齊眾者二十年，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。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，無疾而滅，吳越之人失其所歸，奔走號慕，如佛滅度，相與計於淮南。……上天竺寺始建於五代，年代久遠，辯才住持期間，鑿山闢室，擴建寺院，成為浙西規模最大的佛

寺。據蘇轍〈杭州龍井院訥齋記〉記載，當時辯才「以天台法化吳越，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，事之如養父母，金帛之施，不求而至。」元豐三年（一〇八〇）辯才自天竺退居南山龍井後，得信眾資助，「巉嶮埤圮，築室而奉之，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，臺觀飛湧，丹堊炳煥，如天帝釋宮，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。」在山中與緇門士林如趙抃（一〇〇八）一〇八四、蘇軾、蘇轍、參寥子（道潛）、秦觀、錢勰等經常往來酬唱。宋末元初人潛說友纂《咸淳臨安志》，於〈龍井延恩衍慶院〉（南宋淳祐六年改此名）條記載：

元豐三年辯才大師元淨，自天竺退休茲山，始鼎新棟宇及游覽之所，有過溪亭，：山川勝概一時呈露，而二蘇（蘇軾、蘇轍）、趙（抃）、秦（觀）諸賢，皆與辯才為方外交，名章大篇，映照泉石，龍井古荒剝由是振顯，豈非以其人乎。

其後收錄了包括蘇軾等名士，在此寺留下的題名、院記、銘贊，及蘇轍所撰辯才和尚的塔碑，諸名士與辯才唱酬和詩等文字，可以想見當時眾人交遊的盛況。辯才退居龍井山後，由積極弘法說教，轉而靜默修道，前引蘇轍〈杭州龍井院訥齋記〉云：

師始以法教人，叩之必鳴，如千石鐘，來不失時，如滄海潮，故人以辯名之。及其居此山，閉門燕坐，寂默終日，菓落根榮，如冬枯

木，風止波定，如古澗水，故人以訥名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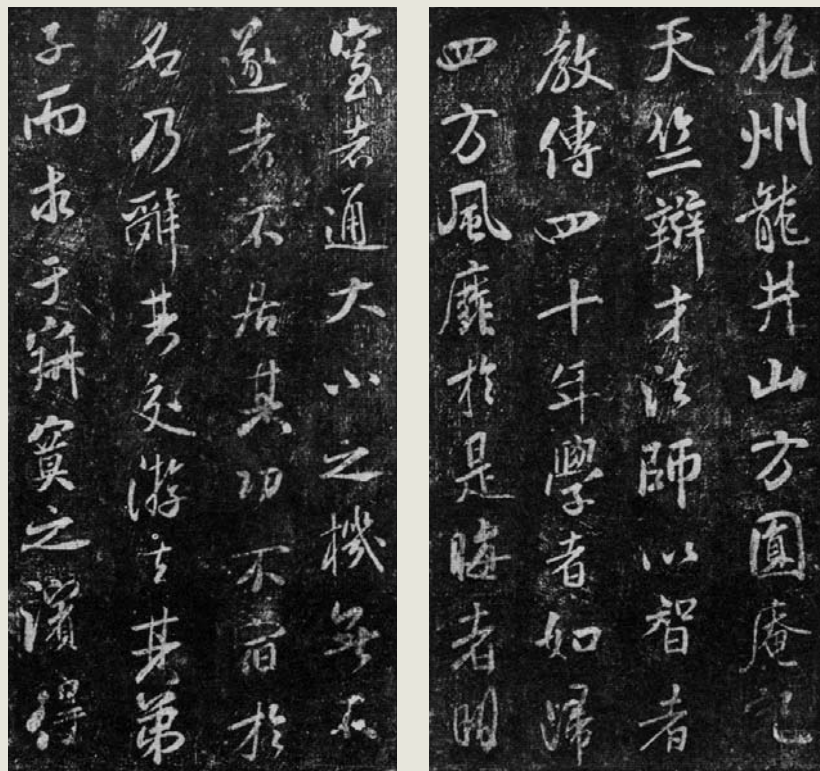
元豐六年（一〇八三）米芾（一〇五二）一〇八）在杭州任觀察推官，也曾登龍井山拜訪辯才法師，有〈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〉（圖二）記其事並刻石於此地。對於辯才功業及退居處所四周景觀有這樣的描述：

天竺辯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，學者如歸，四方風靡，於是晦者明，窒者通，大小之機，無不遂者。不居其功，不宿於名，乃辭其交游，去其弟子，而求於寂寞之濱，得龍井之居以隱焉。南山守一往見之，過龍泓，登鳳篁嶺，引目周覽，以索其居。岌然群峰密圍，溜然而不蔽翳，四顧若失，莫知其鄉。逡巡下危磴，行深林，得之於煙雲彷彿之間，遂造而揖之。：

蘇軾在〈次韻辯才詩〉中，稱美辯才年高德劭，去住自在，比美東晉高僧慧遠，自覺慚愧不及陶淵明。末一聯說「大千在掌握，寧有離別憂」，則指辯才胸懷寬闊，不為世俗人情所拘束。

辯才的原詩，除了蘇軾外，另有參寥子（道潛）及錢勰的次韻，都收錄在《咸淳臨安志》〈龍井延恩衍慶院〉中。辯才原詩云：

暇政去旌旆，策杖訪林丘。
人惟尚求舊，況悲蒲柳秋。
雲谷一臨照，聲光千載留。
軒眉師子峰，洗眼蒼龍湫。



圖二 宋 米芾 《龍井山方圓庵記》 取自《米芾》（東京：二玄社，1982）

路穿亂石腳，亭蔽重岡頭。
湖山一目盡，萬象堂中浮。
煮茗款道論，奠爵致龍優。
過溪雖犯戒，茲意亦風流。
自惟日老病，當期安養游。
願公歸廊廟，用慰天下憂。

詩中敘述舊友蘇軾公餘之暇到訪，一同優遊於泉石山嶺間，駐足過溪亭，品茶論道，觀賞西湖之景。「過溪犯戒」則是借用東晉時陸修靜與陶淵明訪廬山慧遠禪師故事，當時三人相談合契，慧遠送客，不覺過虎溪，違背舊約定，因相與大笑，世稱「虎溪三笑」，後世傳為美談，並有圖繪傳世。辯才藉此，將他們的情誼比喻為陶淵明與慧遠的交游。蘇軾次韻詩序提到辯才引用杜甫〈寄贊上人〉詩「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」句以解嘲，並以「過溪」及「二老」為亭命名。末兩聯自稱老病安養，不復過問世事，仍期待蘇軾回到廟堂，以天下人之憂為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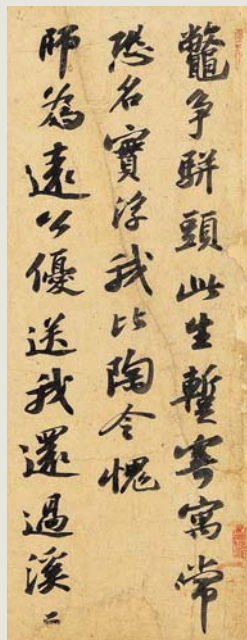
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蘇軾在翰林學士任上，受朝廷中人攻訐，造謠中傷，上章乞求罷學士職，調補外郡，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出為杭州太守，七月到任，至六年（一〇九一）五月還京。在杭州不滿兩年，除了遊覽勝跡風物外，在治理地方事務上積極投入，十分關心民生問題。在文集中可以看到這期間上朝廷奏議達十餘則，主要針對兩浙地區因水患與乾旱導致的饑荒，提出解決之策，如乞求朝廷減免上供米糧的數額，以抑制商賈哄抬米價，減緩百姓的痛苦。另外主張開放府倉，以常平法解決當前及未來糧荒問題；又乞求朝廷賜與一定數量的度牒，用以交換府倉所需的儲糧，或折抵錢鈔用來整治西湖，解決日益嚴重的壅塞狀況。蘇軾對中央政府的請求，得到部份回應，如減免三分之一上供米



圖三 〈次韻辯才詩〉前後相同字蹟筆意的變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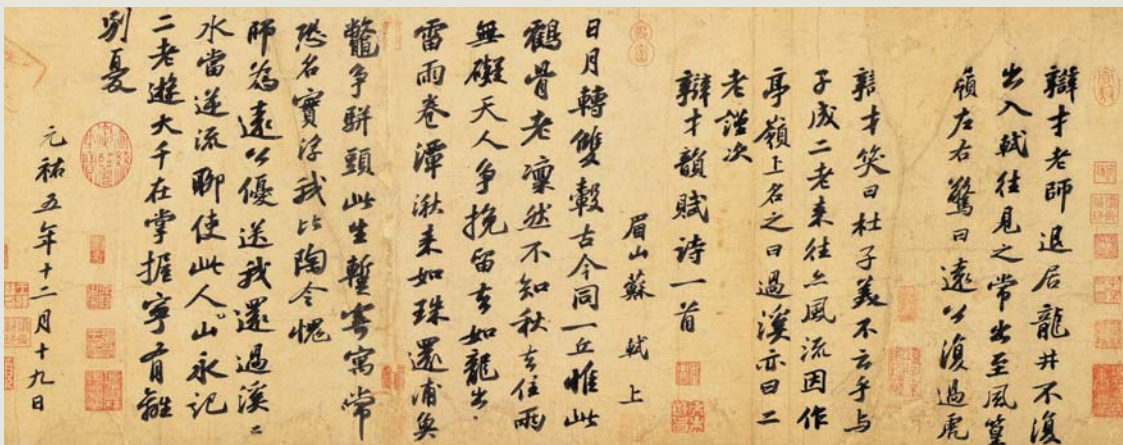
糧的配額，及頒賜一定數目的度牒，中央也會派御史到浙西調查饑荒的實況，這些回應雖然不能完全滿足蘇軾所求，處理此事的朝廷官員也有不公的情形，不過蘇軾這期間的努力，確實為杭州地區預防了未來可能發生災荒的窘況。對於辯才和尚期勉的「願公歸廡廟，用慰天下憂」，蘇軾應該當之無愧矣。

這件書蹟楷中帶行，前十行詩序尤多楷書筆意，如「師」、「見」、「至」、「笑」、「二」、「風」、「因」、「嶺」、「名」、「過」等字，不過點畫間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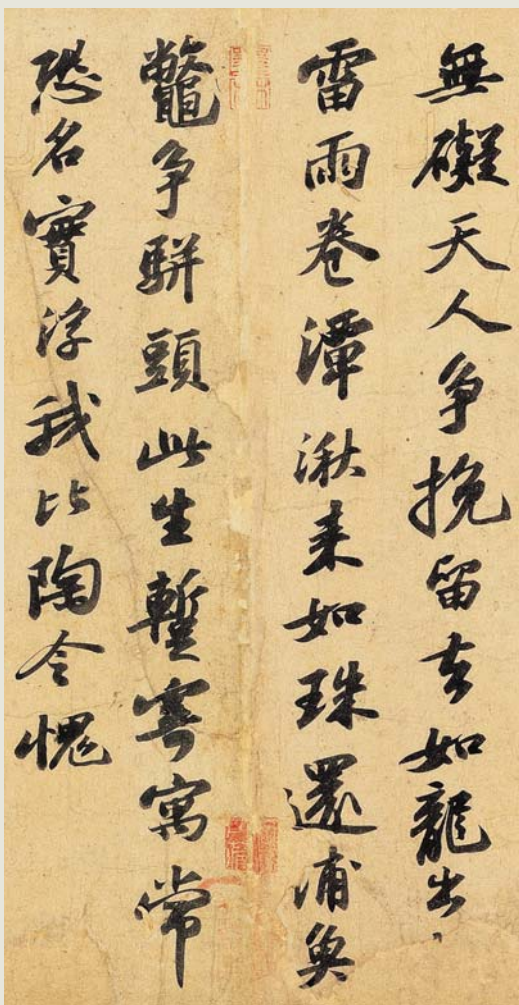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 〈次韻辯才詩〉與〈寒食帖〉比較

微的牽連引帶，則與通幅生動的行書筆意是協調一致的。詩句十行，轉為較多行書筆意，與詩序略為有別，起筆收筆漸快而流動，點畫轉折間的連筆增多，字形也漸大，如前後同見的「師」、「來」、「常」、「名」、「過」、「遠」、「流」等字，(圖三)顯示蘇軾慣有的放任自然的書風。不過與五、六年前的〈寒食帖〉相比，(圖四)此蹟仍顯得較為沉著穩重。〈寒食帖〉多行書筆意，運筆自由多變化，隨著激切的情緒與感觸，筆墨也有著豐富的表情。相形之下，〈次韻辯才詩〉含蓄內斂，不激不勵，



圖六 〈次韻辯才詩〉由卷裝裝為冊。合縫上下為項元汴騎縫印。（作者復原圖）



圖五 〈次韻辯才詩〉第二幅前後殘印

重於意韻而略於逞巧，以近於晉人圓鈍尚韻的筆調，呈現平和雍容的風度，以自然不加修飾的自我面目，反映對受書者超脫塵世的讚頌，是蘇軾中年時期成熟而自信的書風典型。

此蹟前後兩頁鈐有項元汴（一二五九）一五九〇、王鴻緒（一六四五）一七二三藏印，第二幅未有斜鈐古印一方，右下角一圓形殘印，均不可辨。（圖五）幅前後紙張斷裂補接，下端有六處規則的缺損補紙，第一幅左側與第二幅右側「墨林」與「子京所藏」二印原為騎縫印，可知此蹟二紙，在項元汴收藏時裝為手卷，（圖六）歸王鴻緒後，改裝為冊，與其他宋人書蹟合裝為今冊。